

陳寅恪文集之一

陳寅恪

柳

堂

集

陳寅恪文集之一

寒柳堂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寅恪文集之一

寒 柳 堂 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7.5 插頁 6 字數 158,000

1980 年 6 月第 1 版 1982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2,001—3,200

統一書號: 10186·167 定價:(精) 1.85 元

陳寅恪先生文集總目錄

一 寒柳堂集

附 寅恪先生詩存

二 金明館叢稿初編

三 金明館叢稿二編

四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五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六 元白詩箋證稿

七 柳如是別傳

附 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

目錄

論再生緣	一
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	九七
韋莊秦婦吟校箋	一〇九
狐臭與胡臭	一四〇
徐高阮重刊洛陽伽藍記序	一四三
朱延豐突厥通考序	一四四
俞曲園先生病中鑒語跋	一四六
讀吳其昌撰梁啓超傳書後	一四八
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	一五一
三國志曹冲華佗傳與佛教故事	一五七
贈蔣秉南序	一六三
〔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	一六三
寅恪先生詩存	一

論再生緣

寅恪少喜讀小說，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獨彈詞七字唱之體則略知其內容大意後，輒棄去不復觀覽，蓋厭惡其繁複冗長也。及長游學四方，從師受天竺希臘之文，讀其史詩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遠勝吾國彈詞七字唱者，然其構章遣詞，繁複冗長，實與彈詞七字唱無甚差異，絕不可以桐城古文義法及江西詩派句律繩之者，而少時厭惡此體小說之意，遂漸減損改易矣。又中歲以後，研治元白長慶體詩，窮其流變，廣涉唐五代俗講之文，於彈詞七字唱之體，益復有所心會。衰年病目，廢書不觀，唯聽讀小說消日，偶至再生緣一書，深有感於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證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養，無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與窈窕之哀思，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爾。

關於再生緣前十七卷作者陳端生之事蹟，今所能考知者甚少，茲爲行文便利故，不拘材料時代先後，節錄原文，並附以辨釋於後。

再生緣第貳拾卷第捌拾回末，有一節續者述前十七卷作者之事蹟，最可注意。茲逐寫於下。至有關續者諸問題，今暫置不論，俟後詳述之。其文云：

再生緣。接續前書玉釧緣。業已詞登十七卷，未曾了結這前緣。既讀（「讀」疑當作「續」。）前緣緣未了，空題名目再生緣。可怪某氏賢閨秀，筆下遺留未了緣。後知薄命方成懺，（懺疑當

作「識」。）中路分離各一天。天涯歸客期何晚，落葉驚悲再世緣。我亦緣慳甘茹苦，悠悠卅載悟前緣。有子承歡萬事定，（「定」疑當作「足」。）心無罣礙洗塵緣。有感再生緣者作，（「者作」疑當作「作者」。）半途而廢了生前。偶然涉筆閒消遣，巧續人間未了緣。

寅恪案，所謂「再生緣」接續前書玉釧緣者，即指玉釧緣第叁壹卷中陳芳素答謝玉輝之言「持齋修個再生緣」及同書同卷末略云：

却說謝玉輝非凡富貴，百年之後，夫妻各還仙位。唯有（鄭）如昭情緣未斷，到元朝年間，又臨凡世。更兼芳素癡心，宜主憐彼之苦修，亦斷與駙馬（指謝玉輝）爲妾。謝玉輝在大元年間，又幹一番事業，與如昭芳素做了三十年恩愛夫妻，才歸仙位。陳芳素兩世修真，也列仙班，皆後話不提。

及同書同卷結語所云「今朝玉釧良緣就，因思再做巧姻緣」等而言。故陳端生作再生緣，於其書第壹卷第壹回，開宗明義，闡述此意甚詳，無待贅論。所可注意者，即續者「可怪某氏賢閨秀，筆下遺留未了緣。後知薄命方成識，中路分離各一天。天涯歸客期何晚，落葉驚悲再世緣」之語，蓋再生緣在當時先有流行最廣之十六卷本，續者必先見之，故有「可怪」之語。其後又得見第壹柒卷或十七卷本，故有「後知」之語，然續者續此書時，距十六卷本成時，約已逾五十年。距第壹柒卷成時，亦已四十餘年。（說詳下。）雖以續者與原作者有同里之親，通家之誼，猶不敢顯言其姓名，僅用「某氏賢閨秀」含混之語目之，其故抑大可深長思也。

陳端生於再生緣第壹柒卷中，述其撰著本末，身世遭際，哀怨纏綿，令人感動，殊足表現女性陰柔之美。其才華煥發，固非「福慧雙修」，（見下引陳文述題陳長生繪聲閣集詩。此四字甚俗，頤道居士固應如是也。一笑。）隨園弟子巡撫夫人之幼妹秋穀所能企及，即博學宏詞文章侍從太僕寺卿之老祖句山，亦當愧謝弗如也。茲特彙錄其文稍詳，不僅供考證之便利，兼可見其詞語之優美，富於情感，不可與一般彈詞七字唱之書等量齊觀者也。

再生緣第壹柒卷第陸伍回首節（坊間鉛印本刪去此節。）云：

搔首呼天欲問天，問天天道可能還。盡嘗世上酸辛味，追憶閨中幼稚年。姊妹聯牀聽夜雨，椿萱兮（「兮」疑當作「分」。）韻課詩篇。隔牆紅杏飛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烟。年（「年」疑當作「午」。）繡倦來猶整線，春茶試罷更添泉。地鄰東海潮來近，人在蓬山快欲仙。空中樓閣千層現，島外帆檣數點懸。侍父宦遊遊且壯，蒙親垂愛愛偏拳。風前柳絮才難及，盤上椒花頌未便。管隙敢窺千古事，毫端戲寫再生緣。也知出岫雲無意，猶像穿窗月可憐。寫幾回，離合悲歡奇際會，寫幾回，忠奸貴賤險波瀾。義夫節婦情何極，自然憔悴堂萱後，（寅恪案，此句疑當刪去，而易以「孝子忠臣性自然」一句，蓋作者取玉釧緣卷首詩意，成此一句也。傳鈔者漏寫「孝子忠臣性」五字。又見下文有「自從憔悴堂萱後」七字，遂重複誤寫歟？今見鄭氏鈔本此句作「死別生離志最堅」。可供參考。）慈母解頤（「頤」疑當作「頤」。）頻指教，癡兒說夢更纏綿。自從憔悴堂萱後，遂使芸細綵華（「華」疑當作「筆」。）捐。剛是脫靴相驗看，未成射柳美因緣。庚寅失恃新秋月，辛卯疑

（「疑」疑當作「旋」。）南首夏天。歸棹夷猶翻斷簡，深閨閑暇待重編。由來蚤覺禪機悟，可奈于歸俗累牽。幸賴翁姑憐弱質，更忻夫婿是儒冠。挑燈半（「半」疑當作「伴」。）讀茶沸（「沸」疑當作「湯」。鄭氏鈔本作「茶聲沸」更佳。）廢，刻燭催詩笑語聯。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蚤向掌中懸。享衢順境殊樂安，（「樂安」疑當作「安樂」。）利鎖名韁却挂牽。一曲京（「京」疑當作「哀」。鄭氏鈔本作「惊」。亦可通。）弦弦頓絕，半輪破鏡鏡難圓。失羣征（寅恪案，「征」字下疑脫四字。如非脫漏，則「征」字必誤也。鄭氏鈔本作「失羣征雁斜陽外」。是。）羈旅愁人絕塞邊。從此心傷魂杳渺，年來腸斷意尤煎。未酬夫子情難已，強撫雙兒志自堅。日坐愁城凝血淚，神飛萬里阻風烟。送（「送」疑當作「逐」。）如射柳聯姻後，好事多磨幾許年。豈是蚤爲今日識，因而題作再生緣。日中鏡影都成驗，（寅恪案，此句疑用開天遺事宋璟事。）曙後星孤信果然。惟是此書知者久，浙江一省徧相傳。髫年戲筆殊堪笑，反勝那淪落文章不值錢。閨閣知音頻賞玩，庭幃尊長盡開顏。諄諄更囑全終始，必欲使鳳友鸞交續舊弦。皇甫少華諧伉儷，明堂鄭相畢姻緣。爲他既作氤氲使，莫學天公故作難。造物不須相忌我，我正是，斷腸人恨不團圓。重翻舊稿增新稿，再理長篇續短篇。歲次甲辰春二月，芸窗仍寫再生緣。悠悠十二年來事，盡在明堂一醉間。

同書同卷第陸捌回末節（坊間鉛印本刪去此節。）云：

八十張完成一卷，慢慢的，冰弦重撥待來春。知音愛我休催促，在下閑時定續成。白芍霏霏將

送臘，（鄭氏鈔本「芍」作「雪」。詳見後附校補記。）紅梅灼灼欲迎春。向陽爲趁三年日，（鄭氏鈔本「年」作「竿」自可通。）入夜頻挑一盞燈。僕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舊如心。（「如」疑當作「時」。）其中或有差譌處，就煩那，閱者時加斧削痕。

據作者自言「羈旅愁人絕塞邊」及「日坐愁城凝血淚，神飛萬里阻風烟」，又續者言「後知薄命方成識，中路分離各一天。天涯歸客期何晚，落葉驚悲再世緣」，是陳端生之夫有謫戍邊塞，及夫得歸，而端生已死之事也。檢乾隆朝史乘及當時人詩文集，雖略有所考見，但仍不能詳知其人其事之本末。今所依據之最重要材料，實僅錢塘陳雲伯文述之著述。文述爲人，專摹擬其鄉先輩袁簡齋，頗喜攀援當時貴勢，終亦未獲致通顯。其最可笑者，莫如招致閨閣名媛，列名於其女弟子籍中，所謂「春風桃李羣芳譜」者是也。（見文述撰頤道堂詩選貳貳留別吳門詩及此詩中文述自注。）然文述晚歲，竟以此爲多羅貝勒奕繪側室西林太清春（顧春字子春，號太清，實漢軍旗籍也。）所痛斥，遂成清代文學史中一重可笑之公案。今遂錄太清所撰天游閣集第肆卷中關涉此事者於後，非僅欲供談助，實以其中涉及續再生緣事，可資參證也。其文如下：

錢塘陳叟字雲伯者，以仙人自居，（寅恪案，雲伯以碧城仙館自號，其爲仙也，固不待論。又其妻龔氏字羽卿，長女字蓼仙，次女字若仙，亦可謂神仙眷屬矣。一笑。）著有碧城仙館詩鈔，中多綺語，更有碧城女弟子十餘人，代爲吹噓。去秋曾託雲林（寅恪案，雲林者，錢塘許宗彥及德清梁德繩之女，適休寧孫承勳，與文述子裴之即芹兒之妻汪端，爲姨表姊妹。可參陳壽祺左海文集

拾駕部許君墓志銘及閱爾昌碑傳集補伍玖阮元撰梁恭人傳。但阮元文中「休寧」作「海陽」，蓋用休寧舊名也。又頤道堂詩選拾有〔嘉慶十七年壬申〕二月初五日爲芹兒娶婦及示芹兒並示新婦汪端詩，同書貳叁復有〔道光七年〕丁亥哭裴之詩，西泠閨詠壹伍華藏室詠許因姜雲姜及同書壹陸題子婦汪端自然好學齋詩後兩七律序語等，皆可參證。至於汪端，則其事蹟及著述，可考見者頗多，以與本文無關，故不備錄。以蓮花筏（箋？）一卷墨二錠見贈，余因鄙其爲人，避而不受，今見彼寄雲林信中有西林太清題其春明新詠一律，並自和原韻一律。（寅恪案，今所見春明新詠刊本，其中無文述僞作太清題詩及文述和詩，殆後來刪去之耶？）此事殊屬荒唐，尤覺可笑。不知彼太清此太清是一是二？遂用其韻，以記其事。

含沙小技太玲瓏，野鷺安知澡雪鴻。綺語永沈黑闇獄，庸夫空望上清宮。碧城行列休添我，人海從來鄙此公。任爾亂言成一笑，浮雲不礙日光紅。

寅恪案，文述所爲，雖荒唐卑鄙，然至今日觀之，亦有微功足錄，可贖其罪者，蓋其人爲陳兆崙族孫，又曾獲見端生妹長生。其所著頤道堂集碧城仙館詩鈔及西泠閨詠中俱述及端生事。今遂錄其文於下：

陳文述頤道堂詩外集陸（國學扶輪社刊碧城仙館詩鈔玖。）載：

題從姊秋穀（長生）繪聲閣集七律四首

濃香宮麝寫烏絲，題徧班姬鮑妹詩。一卷珠璣傳伯姊，六朝金粉定吾師。碧城醒我游仙夢，繡

偈吟君禮佛詞。記取宣南坊畔宅，春明初拜畫簾遲。

湖山佳麗水雲秋，面面遙山擁畫樓。紗幔傳經慈母訓，璇璣織錦女兒愁。龍沙夢遠迷青海，

（自注：長姊端生適范氏，壻以累謫戍。寅恪案，「累」碧城仙館詩鈔作「事」。）鴛牒香銷冷玉鉤。（自注：仲姊慶生早卒。）爭似令嫺才更好，金閨福慧竟雙修。

碧浪蘋香一水（「一水」碧城仙館詩鈔作「水一」）。涯，韋郎門第最清華。傳來鸚鵡簾前語，繡出芙蓉鏡裏花。梅笑遺編寒樹雪，麝香詩境暮天霞。（自注：兩姑皆有詩集。梅笑周太恭人集名，麝香李太恭人集名。）更聞羣從皆閨秀，（自注：姊周星薇，長姑淑君，小姑渚蘋，皆能詩。）詠絮何勞說謝家。

繪水由來說繪聲，玉臺詩格水同清。偶從寒夜燒燈讀，如聽幽泉隔竹鳴。江上微波秋瑟瑟，畫中遠浦月盈盈。仙郎縱有凌雲筆，（「筆」碧城仙館詩鈔作「賦」。）作賦（作賦「碧城仙館詩鈔作「起草」。）還勞翠管評。

又西泠閨詠伍云：

繪影閣詠家□□

□□名□□，句山太僕女孫也。適范氏。壻諸生，以科場事爲人牽累謫戍。因屏謝膏沐，撰再生緣南詞，託名女子鄭明堂，男裝應試及第，爲宰相，與夫同朝而不合併，以寄別鳳離鸞之感。曰，壻不歸，此書無完全之日也。壻遇赦歸，未至家，而□□死。許周生梁楚生夫婦爲足成之，

稱全璧焉。「南花北夢江西九種」梁溪楊蓉裳農部語也。「南花」謂天雨花，「北夢」謂紅樓夢，謂二書可與蔣青容九種曲並傳。天雨花亦南詞也，相傳亦女子所作，與再生緣並稱，閨閣中咸喜觀之。（寅恪案，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壹再生緣條引閨媛叢談，其文全出自西泠閨詠。又王韜松隱漫錄十七卷附閨媛叢錄一卷。寅恪未得見其書，不知是否即蔣氏所引者。並可參考鄧之誠先生骨董瑣記伍南詞再生緣條。）

紅牆一抹水西流，別緒年年恨女牛。金鏡月昏鸞掩夜，玉關天遠雁橫秋。苦將夏簾冬缸怨，細寫南花北夢愁。從古才人易淪謫，悔教夫壻覓封侯。

上引陳氏兩書皆關涉端生及其夫范某之主要材料，兩者內容大抵相同，而西泠閨詠較為詳盡。今考定此等記載寫成年月，并推求其依據之來源，更參以清實錄、清會典、清代地方志及王昶春融堂集、戴佩荃蘋南遺草、陸燿切問齋集等，推論端生之死及范某赦歸之年。固知所得結論，未能詳確，然即就此以論再生緣之書，亦可不致漫無根據，武斷妄言也。西泠閨詠壹伍詠端生詩之前，其第六題即爲「繪聲閣詠家秋穀」者，其詩中既有「香車桂嶺青山暮」之句，其序中復載「歸葉琴柯中丞」之語。琴柯者，紹樞之字。（可參湖海詩傳肆拾兩浙輟軒續錄壹陸晚晴簃詩匯壹百捌等書葉紹樞小傳。）李桓著獻類徵壹玖陸疆臣類肆捌載紹樞本末頗詳。紹樞於嘉慶二十二年由廣西布政使擢廣西巡撫，二十五年被議降級解職，其次年即道光元年病卒。然則西泠閨詠此節必成於嘉慶二十二年任巡撫以後，始得稱紹樞爲「中丞」，「中丞」者御史中丞之簡稱，清代巡撫兼帶右副都御史之銜名，故習俗以

「中丞」稱巡撫。據此，則文述詠陳長生之詩，距其全書完成之時代，不能超過十年之久也。（西泠閨詠作者自序所題年月爲道光丁亥閏五月，即道光七年也。）以通常行文之例言，長生應列於其姊端生之後，今不爾者，殆文述詠長生詩既成後，始牽連詠及端生，遂致列姊於妹後耶？若果如是者，則文述詠端生之詩，其作成之時亦當與道光七年相距甚近也。此點關涉再生緣續者之問題，俟後更詳論之。至其稱楊芳燦爲「楊蓉裳農部」，則芳燦因其仲弟授甘肅布政使，援引道府以上同祖以下兄弟同省迴避之例，（參清會典事例肆柒吏部漢員銓選親族迴避等條。）已由甘肅外職改捐員外郎，在戶部廣東司行走。其時至少在嘉慶三年以後。（見碑傳集壹百捌趙懷玉撰楊君芳燦墓志銘。）若更精密言之，則至少在嘉慶六年文述與芳燦在京師相識以後也。（見下引芳燦送雲伯序。）文述詠端生之詩作成時代頗晚，又得一旁證矣。

關於文述題繪聲閣集詩四首，其第二首最關重要，置後辨釋。其餘三首依次論證之。

第一首詩

第一首中最關重要者，在文述初次得見陳長生年月，並文述見長生是否多次等問題。此等問題可取兩事即（一）文述初次隨阮元入京及第二次會試入京之年月，與（二）長生於此兩時間適在北京，有遇見文述之可能，參合推定之於下。

楊芳燦芙蓉山館文鈔貳送陳雲伯之官皖江序略云：

嘉慶辛酉（六年。）余與雲伯相見於都下。于茲五閱寒暑矣。同人惜別，贈言盈篋。余與陳編修

用光查孝廉揆俱爲序引，時丙寅（嘉慶十一年。）新正穀日也。

又頤道堂文鈔壹頤道堂詩自序略云：

嘉慶丙辰（元年。）儀徵阮伯元先生視學浙江。越二年戊午（嘉慶三年。）從先生入都。明年（嘉慶四年已未。）又從至浙。越二年（嘉慶六年辛酉。）又以計偕入都，居京師者五年。

又頤道堂詩選壹伍略云：

余自辛酉（嘉慶六年。）至乙丑（嘉慶十年。）京師舊作多琴河李晨蘭女士加墨。（寅恪案，今所見碧城仙館詩鈔拾卷，後附有李元塏跋，所題年月爲嘉慶〔十年〕乙丑秋七月。可與上引楊芳燦文參證。）重蒞琴河，女士下世已十五年矣。感賦。

（詩略）

寅恪案，文述第一次至京爲嘉慶三年，出京爲嘉慶四年。第二次至京爲嘉慶六年，出京爲嘉慶十一年正月。第二次即文述所謂「居京師者五年」是也。第一次在京之時間，雖遠不及第二次之長久，然鄙意文述之獲見長生實在第一次。所以如此推論者，文述爲人喜攀援貴勢，尤喜與閨閣名媛往還。長生爲兆崙孫女，本與文述有同族之親，況以袁隨園女弟子之聲名，葉琴柯編修夫人之資格，苟長生此時適在京師，而文述不急往一修拜謁之禮者，則轉於事理爲不合矣。至於長生適在北京與否之問題，可以依據葉紹楨歷官及居京之年月推定之也。

耆獻類徵壹玖陸疆臣類肆捌葉紹楨傳略云：

葉紹樞浙江歸安人。乾隆五十年由舉人於四庫館議敘，授內閣中書。五十三年丁母憂。五十五年服闋，補原官。五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六十年散館授編修。嘉慶三年二月大考二等，五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年二月改河南道監察御史，四月命巡視南城。五年轉掌江西監察御史。六年五月充雲南鄉試正考官，八月命提督雲南學政。九年差竣回京。十年命巡視天津漕務。十一年六月升工科給事中。

寅恪案，葉紹樞與陳長生從何時起同在京師，乃一複雜之問題，詳見下文第二首詩中考辨纖素圖繪成之時間一節，今暫不置論。惟可斷言者，嘉慶三年文述初次隨阮元入京時，長生必已在京師，因紹樞已任職翰林院編修，長生自必隨其夫居都城也。文述第一次於嘉慶三年隨阮元入京，四年又隨元出京。文述往謁長生，當即在三年初次入京之時，而賦此四詩當更在謁見之後，謁見與賦詩並非同時。頗疑文述止一度晤見長生，其題繪聲閣集四律，實非以之爲拜謁之贊，不過晤見之後，追寫前事，呈交長生夫婦閱覽者。觀詩中「記取城南坊畔宅，春明初拜畫簾遲」之語，可以推見也。又若文述得見長生不止一次者，則以碧城仙館主人性好招搖標榜之習慣推之，必有更多詩什，賦詠其事，而不僅此四律而已也。或者文述當日所爲，長生夫婦已有所聞知，遂厭惡畏避，不敢多所接待耶？詩中所謂「碧城醒我遊仙夢」者，碧城仙館文述自號也。其詩集即取以爲名。「繡榻吟君禮佛詞」者，長生曾作禮佛詞六首，刊入隨園女弟子詩集（卷肆）中，早已流行，文述蓋見之久矣，決非長生以己所著詩集示之也。

第三首詩

第三首盛誇長生夫家女子能詩者多。文述此所取材，究從葉氏織雲樓詩合刻，抑從袁簡齋隨園詩話補遺叁「吾鄉多閨秀，而莫盛于葉方伯佩蓀家」至「陳夫人之妹淡宜（此語有誤，辨見論第二首詩節。）亦工詩」等六條（隨園詩話補遺所以多謬誤者，蓋由簡齋身歿之後，補遺方始刊行也。簡齋歿於嘉慶二年。參碑傳集壹百玖孫星衍撰袁枚傳。）轉錄而來，雖難確定，但今以沈湘佩名媛詩話肆「織雲樓合刻爲歸安葉氏姑婦姊妹之作」條考之，（前南京國學圖書館總目所載，織雲樓詩合刻僅有周映清梅笑集一卷，誤作「笑梅集」，及李含章蘂香詩草一卷，皆云「嘉慶刻」。又孫殿起叢書目錄拾遺總目陸有織雲樓詩合刻，其中亦止此兩集。但云「乾隆間刊」。豈此數集合刻先後陸續刊行耶？抑書目記錄有誤耶？寅恪未見合刻全書，故不得已而依沈書也。）知葉令昭即蘋渚（文述詩作渚蘋。）所作，在附刻中，則可推定文述實已及見織雲樓詩合刻，或更參以隨園詩話補遺，蓋文述此四首詩本爲謁見長生之後追記前事而作，前論第一首詩已及之矣。既是追記之作，則可取關涉長生夫家閨秀之材料，雜糅而成，並非長生以其夫家閨秀之詩集出示文述，此又可斷言者也。至於「碧浪蘋香一水涯。韋郎門第最清華」者，可參戴璐藤陰雜記叁所載湖州碧浪湖建萬魁塔條。此條即涉及葉紹桂。文述於西泠閨詠壹叁湖上詠周映清李含章葉令儀陳長生周星徵詩「碧浪湖波浸晚霞」（文述此詩序中述葉氏織雲樓詩合刻，僅及此五人，而不及令昭。西泠閨詠自序題道光丁亥，即道光七年，時代頗晚。據此可知文述敘葉氏閨秀詩集，去取實不依據一種材料也。）及同書壹伍繪聲閣詠家秋穀詩「畫舫連